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煉鋼炉边

周炳祥等著



目 次

炼钢爐边.....	上鋼一厂	周炳祥(1)
被馴服的鋼龙		何 曉(7)
重炼	上鋼三厂	刘先余(18)
青年技术員李向荣	上鋼一厂	吳培恭(24)
張师傅的喜悦	上鋼一厂	罗 馬(31)
“鋼鉄姑娘”	上鋼一厂	郑松年(38)
鋼鉄战綫上的新兵	上鋼一厂	謝炳鎖(43)
下放后的风波	上鋼三厂	盧广安(49)

炼 鋼 爐 边

上鋼一厂 周 炳 祥

深夜。平爐車間党总支办公室里，日光灯还开着，只有党总支書記周富坤一个人伏在桌子上写着，桌子上放着一面算盘，他写一陣算一陣，好象一个會計員在算賬。原来他正在研究明天的高产計劃。突然“砰”的一声，周祥生推門进来，書記热情地接待了他。

“祥生，来得真巧。来，討論討論明天的高产計劃。”

“計劃不是討論好了嗎？再討論什么計劃呵！”周祥生惊讶地問。

“那計劃不可靠。爐产量还可以提高嗎？爐产量太低，冶炼時間一快后，可能鑄鋼工場跟不上去。我看再提高一下爐产量，从原計劃五十五吨、冶炼時間四点二十分，改为爐产量六十吨、冶炼時間五小时，行嗎？”書記笑着問。

“行，應該考慮鑄鋼工場。爐产量提高到六、七十吨，我看不成問題。”

周書記听周祥生說完后，站起身来拿了排好的計劃

要往外走；在临走前对周祥生关切地说：

“祥生，这几天辛苦了，就在此地睡一夜吧，别回去了，何况你明天是早班。”

“好，”周祥生回答了一声，周書記急急往外走了。

周祥生是一号平爐丙班的煉鋼工，年紀很輕，才不过三十出外，但他已是有十几年煉鋼工龄的老工人了，有一套很好的煉鋼技術，完成生產任務他那一班一直跑在最前面。他長着清秀的臉，一雙烏黑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。

近日来他为了鋼日以繼夜地守在爐旁，因此疲倦得很。他站在辦公室門口打了个呵欠，回头走到临时鋪上倒下了。

時鐘不停地有節奏地滴搭滴搭走動着，但周祥生一直沒有合上眼，思想被鋼象磁鐵一樣吸得牢牢的，翻來復去地想：“怎樣達到快速煉鋼創新紀錄？怎樣把紅旗从上鋼三廠奪過來？……”

這時廣播機的聲音忽然響起來：

“同志們！淮海戰役的第一炮打響了，一号平爐甲班創造了四小時煉一爐鋼，爐產量五十七噸的全國新紀錄。……”

廣播的是小丁，她是廠校的教師，也是周祥生班級的初中教師。

周祥生一骨碌爬起來，揉揉眼睛，就往爐前跑去，一

下就碰上了甲班的煉鋼工沈惠生。

“老沈，恭喜你們，四小時煉一爐鋼，創造了全國新紀錄。”他和沈惠生握手。

沈惠生把手一指：“你看大家的干劲吧！我今天不過把火焰開得特別大，爐子情況很好，我相信你們丙班會比我們甲班縮得更短的。”

“好，”周祥生就拉了沈惠生一起進料了。

三個爐門此起彼落，烈火熊熊。

……五點鐘快到了。丙班是早班，離接班時間還有二小時，但全體同志都早在爐前參加戰鬥了。

進完料後，周祥生就召集大家開個班前會議。班前會議在廣播室隔壁的更衣室裡開，廣播員小丁也參加了旁聽。周祥生象宣誓一樣說：

“我們做早班條件比夜班好，一定要打破甲班的全國紀錄！”他吸了一口煙繼續說：“可是我們在進料時，人員方面要好好地調配一下，我們至少要八、九個老同志專門進中間的爐門，二邊爐門由突擊隊進，這樣可以使三個爐門的料同時均勻地進入爐內，對熔化等都有好處。”他對第二助手說：“老薛，你負責。”

老薛點點頭。

第一助手老李說：“就這樣，如果有突然情況再作布置。同志們努力干吧！”小組同志也都摩拳擦掌，干劲十足。

小丁听得兴高采烈，对周祥生说：“我马上去广播了。”

“行！广播去吧！”周祥生说完往爐台走去。

小丁走到广播室里，把广播机“百搭”一扭就喊：

“同志们！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：一号平爐丙班周祥生小组今天立誓要打破甲班的全国纪录！希望各工段小组要全力以赴，配合他们，希望鑄鋼工場要跟上去，不拖平爐的后腿，要调度好行车，鋼模吊得快，紅鋼出場快，平板砌得快。……”

整个車間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。

一場进料战斗刚結束。突然中間的爐門坏了，冲出激烈的水来，一刹那，整个爐台顿时被濃霧籠罩住。不少人有点惊慌失措，周祥生却冷静地喊了一声：

“快调换！水管凡而快关脱！”因为水冲到爐里要降低温度，影响快速炼鋼。

这时六个“大力士”就“吭唷吭唷”把将近一千公斤的新爐門扛来。

爐門口的温度高达一千度左右，周祥生想：絕不能拖长一分鐘影响快速炼鋼，他冒着熾热，一跃而上，接着檢修工也上去帮他拆的拆，拉的拉，火焰象火舌一样一伸一縮向他襲来，臉上的汗珠大豆似的淌下，褲脚管也燒起来了，他仍不理會。下面的小陆急得直喊：

“周师傅，周师傅！褲脚燒起来了，燒起来了！”周祥生低头一看，使用左脚一搓，把火在爐門水管下冲灭了。

这样一直坚持到坏爐門拆下，新爐門装上。

爐門換好了。周祥生急忙到爐門口目不轉睛地向爐內觀察情况。

广播員小丁經常跟在周祥生后面，有了些什么情况就去广播。她問：

“周师傅，可以放鋼了嗎？”

“早哩，正在熔化呢。小丁，你別經常跟在1号爐上，去替2号爐打打气。”

小丁很高兴地甩着两条长辮子，象窠柳燕子般地飞舞到广播室里。

“2号平爐青年班小伙子們！你們要加油干，加油！赶上1号爐丙班，快快快！……”她的声音象連珠炮似地句句刺在青年班每个小伙子的心里。

团支部書記小林跟班在青年班里劳动，听了广播后立即召集了炼鋼工小鍾，第一助手老周，第二助手小吉、小李等几个骨干开現場会。小林說：

“同志們！听到了嗎？这是气坏人的，是不光榮的，我們难道甘心嗎？青年班落在人家老年班后面，我們要动动脑筋迎头赶上去，赶上1号爐丙班。大家談談看，怎样把1号爐丙班的紅旗夺过来。……”

1号平爐正在熔鉄，周祥生把任务交給了第一助手李万生。他說：

“老李你当心一下，我到2号爐去看看馬上就来。”

“好，你去吧，應該去幫助他們。”

周祥生走到2号爐台上。小伙子們圍在一起，正在熱烈地你一句他一句的談着要趕過1号爐丙班。這時小林看到周祥生走來，很客氣地拉着他的手說：

“周師傅給我們提提意見。2号爐象老牛拖破車，老是走不快。”

“我去看看爐子的情況再說。”他走到爐門口向爐里看着，青年班的煉鋼工人都跟在他後面。周祥生回頭对小鍾說：“南邊進口的煤氣都飄在爐的後埕，北邊的煤氣飄在爐的前埕，煤氣在爐內成了交叉，這當然不會快了。”

“怎麼辦呢？”小鍾問。

“用壓縮空氣吹，在吹的時候要對得正。”周祥生說完，小鍾馬上用壓縮空氣吹起來。

周祥生回到自己爐子上，小丁又走來問祥生：

“可是放鋼了哇？”

“馬上好放鋼了！”

果然，當當當，出鋼鐘響了！

“轟”的一聲鋼孔開了，鋼水象一幅紅綢傾瀉進龐大的盛鋼桶里，飛濺出光輝燦爛的火花。

“勝利了！1号平爐丙班在周祥生的領導下實現了自己的諾言：創造了三點四十五分煉一爐鋼；爐產量五十九噸，打破了甲班的新紀錄，利用系數達到23以上。”廣播機里小丁的聲音更加響亮了。

被馴服的鋼龍

何 曉

會場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。廠長在一千多人的職工代表大會上點名批評了：

“……軋鋼二車間，有個潘兆悅居然把生產停下來，偷偷在車間搞試驗，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，一定要處理，一定要處理！”

消息象一陣風，很快刮到老潘的耳朵里。老潘猛的一怔，拍了拍腦袋，說：“真倒霉！這一下可好了，試驗沒有搞成，錯誤倒犯了。”

他埋怨自己做事太毛手毛腳，但也感到有點委屈：試制扁鋼正圓盤的事，車間黃主任是曉得的，還得到了他的同意，為什麼他沒向廠領導上匯報？老潘不免有一些困惑。

幾天後的一個早晨，老潘做完了夜班，匆匆向廠長室走去，他沒有做半點解釋，一見面就說：

“廠長，我特意來找你的，我錯了。”

“是呀！老潘，我的批評你接受得了吧，下次可

要……”

“厂长，批評能接受，不过試驗也不能放弃呵！”他停了下又說：“試驗給生产带来了損失，一定在今后工作上加一把油，撈回来！”

“試驗是可以試驗，不过得先征得領導同意。……你是黨員，搞技術革新，要多和群眾商量，不要再走彎路。”

老潘帶着新的勇氣回到了車間。

七月十四日，是周總理來上鋼三廠參觀的一天。這天，老潘一把拉住車間黃主任，要黃主任再給他時間試驗，並沒有提到吃批評的事。

“這次再試不成功怎麼辦？”黃主任提出了條件。

“听便你怎麼樣，假如兩小時內，一提鋼條都不進圓盤，保證再不試了。”老潘一听黃主任能給他時間，就信口而出的提了這個“保證”。接着又反問：

“假如兩小時內進了一根呢？”

“進了么？那就再試試看。”黃主任勉強的說了這句，不过，后面拖了個尾巴，“如果一根都不進，就別再想試了，只有象以前老張試制的那個圓盤一樣，拿去作‘展覽品’去。”

一提到“展覽品”，這個二十七歲的年輕人，把眼一瞪，青筋直暴，不由得光起火來。“展覽品”，就象一朵不祥的烏雲，在他的腦海中亂翻，留下一層深深的陰影。

他能經受起失敗的痛苦，却受不了這樣的冷言冷語。他幾乎要破口而出：“老子不干了！”但是他忍住了，用一句相反的話來回敬：“看吧，我一定搞它成功。”不過，這句話帶有几分意氣。

潘兆悅做了一個夜班，該回去睡覺了。他的家就在廠門口，而他並沒有回去，他拉了同班的工人老高，在食堂的矮板凳上躺下來了。

七月的早晨，太陽還不太猛，用蘆席搭的食堂里，傳來陣陣的穿堂風，涼絲絲的。平常，他該很快入睡。但是，今天，他辦不到，晚上就要決定團盤的命運了。

他和老高在悄悄地商量着團盤的改裝問題。

“這次再試不成功，當展覽品怎麼辦？”烏雲又閃進了他的腦海。

“當展覽品就當展覽品好了，反正你是為了生產，不是為了自己，怕別人笑啥？”老高鼓勵他。

“我是為了自己嗎？！”老潘向自己發問。

他一只手墊著頭，微閉著眼睛，一根煙接一根煙地抽著，弄得食堂的一角煙霧繚繞。現在，他的思潮就象團團的煙霧，向四處散開：

去年，老潘就勁這個腦筋了。最初他用香煙盒教妻子幫他縫了個模型。黃主任說：“這象個香蕉，看樣子就不行。”技術組也把它作為“保留意見”，一攔就是幾個月。

然后，他用年糕做。湿年糕，軟綿綿的，听你捻成什么样子。可是，干了，就翘起来了，走样了。

后来，又用洋蜡烛做。他先把洋烛溶在鋼精鍋里，等冷却了，用刀子細細的去刻。刻了再熔，熔了又刻，每晚要搞到十二点。他簡直成了个洋蜡烛雕刻家！而黃主任給他的評語是：“百分之十的把握也沒有！”

为了拿出一張令人信服的图样，这个篾匠出身的貧农的儿子，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呵！

一个晚上，他夢見正圍盘搞成功了。很灵，一高兴，把妻子給弄醒了。那晚，他沒有再睡，爬起来，努力追忆剛才逝去的梦境，希望从梦里得到一点启示。他又呆呆地想开了。他妻子看他这一向坐立不安的神色，以为丈夫在厂里出了毛病。

“你有什么心事，能跟我講嗎？”妻子很关切地問他。

“你又不是車間主任，我有心事用不着你管！”老潘一句話就把妻子頂回去了。

.....

老高看着他那副如醉如痴的样子，忍不住說：“睡一会儿吧，別想了。”

“怎么睡得着？正圍盘不搞成，大家干活又劳累，生产也提不高……”

同志們干活时的情景，又縈繞在老潘的腦际：

大暑天，工人兄弟还要靠近一千多度高温的紅鋼条，

弯着腰，不停地鉗住这个好几百公斤的“火蛇”，吃力的举起它，喂向軋鋼机的槽口，連眼睛也不能眨一眨。虽然每二十分鐘輪休一次，也累得直喘气。八小时的工作，衣服就汗透八小时，經常有人腰痠背痛，而生产呢，經常完不成計劃。

就是这个，推动着老潘日夜苦思，要搞正圍盘。

老潘是个剛提升不久的值班主任，本来不要参加操作。但是，他深知其中的甘苦，他无法控制自己，总是要找最吃力的生活去帮忙，或是一道道工序輪流頂替，叫人家在一旁換班休息。可是，听凭他年青力壯，一刻不停地去帮助别人做，也是帮得了你，帮不了他，不能把大家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。

春天里，跃进的鑼鼓敲响了。他每次从文化廣場开完万人大会回来，就特別激动：“好，赶英国，这多有勁呵！”“不过，光靠拚体力，这要几时才能赶上？”他不时向自己提出这个問題。

有一次，解放軍同志来厂参加扩建工作。为了学习他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他和他的青年班向部队同志提出了三項保証，其中一条是，保証要把正圍盘試制成功，使軋鋼自动化，解放劳动力，提高生产量。

不久，工人文工团来厂慰問演出，把他們要搞正圍盘的事，編成了歌，嘩啦啦的給唱出去了，唱得全厂都知道了，把老潘的臉也唱紅了。

.....

現在，困難就象一條凶猛的攔路虎，擋住他走向成功之路。怎麼辦？他還能睡得着？老潘霍的一起身，咬了咬牙，說：“去他媽的展覽品，只要黨支持，拚命也要搞它成功！”

老高猛不提防被他吓了一跳，也連忙爬起來，拍了他一記，說：“對，這句話才象樣。你只管干好了，我們為你撐腰。”

第二次試輓，圓盤的扭度不對，只“吃”了三根鋼條就再也不“吃”了。雖然贏得黨政工團領導上的滿場喝采，但試驗並沒有成功，電影廠本來打算拍電影的也沒拍成。

幾天來，老潘日跑廠長室，夜跑黨委會，吃飯胃不開，喝茶沒味道，煙量却增加了。他原來微微洼陷的眼睛顯得更深沉了，顴骨也突得更高了。雖然他矮矮的個子還是那麼健壯有力，炯炯的目光還是那麼銳利，但他整天不言不語，精神恍惚的樣子，有的工人在為他擔心：“這樣想下去，會想出毛病呵！”

潘兆悅提醒着自己：對困難盡了最大的努力之後，不要忘記去爭取黨的支持。

現在，老潘找到了車間黨支部書記俞貞榮。請他跟黃主任說，再撥給一小時做試驗。

俞書記，胖胖的個子，細細的眼睛，講起話來又輕又

慢，講不到三句兩句就笑起來。他一聽見老潘有點近乎哀求的口氣，而且僅僅是“一小時”，就十分干脆地滿口答應下來：“好，行，這個担子我挑得起，我就去跟黃主任說。”

俞書記在和黃主任商量着，兩個人的嗓門都高起來了：

“老俞，你做黨的工作，要抓思想呵，潘兆悅有思想問題，要好好找他談談！”

“你倒說說看，老潘有什麼思想問題？”黃主任沒有回答，老俞又激動地說：“要有的話，就是圍盤思想，他整天在想圍盤。搞圍盤也是為了提高生產。”

黃主任最後勉強答應下來，心裡却一百個不放心，晚上下班前寫了張條子叫人轉給老潘。

潘兆悅同志：

生產任務很緊張，只能試一小時，如果不行，就快點停止，不要拖拉。

老黃 七月十七日

的確，黃主任是向老潘潑了不少冷水。但是，作為一個車間主任，他總是向人訴說他的難處。乍一聽來，也不無道理。他是個國家計劃觀念很强的人，一向生產抓得很緊，可這几个月，車間一直沒完成計劃，現在再要擠時

間作試驗，把生产脱下来，叫他怎么向厂长交代？再說，搞扁鋼正圍盘的事，很早以前，专家、老师傅都打过主意了，結果呢，浪費了時間，耽誤了生产。老潘他这个大老粗能行嗎？还有，他总認為人工操作，轧一根，是一根，滿有把握……

盛夏的午夜，車間里还是热得象在蒸籠里一样，偶尔刮来一陣微风，也热辣辣的，沒有半点凉意。一点鐘，老潘和他的伙伴，滿头大汗的剛把圍盘装好，准备試轧，忽然，車間那边有一个大块头，披着一件汗衫走过来了。老潘定神一看，原来是俞書記，他是特別从家里赶来的。

老潘馬上感到渾身舒暢，不觉笑开了：“好，你来了，就好了。”

指示灯一亮，长哨一声，第三次試轧开始了。

人們屏住呼吸，睜大眼睛，等候着这个难产的嬰兒的誕生。老潘作了个手势“来”，只听得咻的一声，第一根紅通通的鋼条，急速地在滾筒上掠过，馬上自动地窜进了老潘所設計的圍盘，象一条馴服的火龙，昂着头，摆着尾，飞轉了几下，乖乖地窜到了安排它去的地方。它是如此美丽，又是如此温柔。

老潘又做了个手势：“再来一根”，鋼条又龙飞鳳舞般地通过了圍盘。这样一連进了几十根。工人兄弟都乐得直叫好。忙把老潘举了起来，一个老工人拉紧老潘的手

激动地说：“好，好阿弟，你为我们做了件好事呵！”

老潘的眼角上，挂着一串亮晶晶的由汗珠和泪水组成的混合物。他象一个母亲看到了呱呱堕地的难产婴儿一样，舒展了一下眉头，作了个深呼吸，欣慰地、缓缓地笑了，脸上浮起一层红晕。

俞書記捧着六肚子，在車間里奔来奔去，气喘喘地直喊：“灵了，这一下灵了；好呀，快来看呀！”他连忙打发人把黄主任从家里请来。

黄主任半信半疑地来到了现场。人们都看着他，老俞更有点眉飞色舞，瞟瞟黄主任，又看看老潘，显然是叫老潘摆出“苗头”来。

可是，正是在这节骨眼上，偏偏第一根鋼条就在圍盘上卡住了，不进不出，一连搞了好几次。黄主任再也耐不住了：“你们搞的什么名堂？生产脱下来这许多，还要开玩笑，叫你们不要搞，你们硬要搞。还说灵呢，灵什么？”他盯住老潘望了一阵，又说：“好吧，車間解决不了问题，明天到厂部去解决。”

黄主任刚说完，又紧紧地催老潘：“算了，快拆，快拆，快把它拆下来！”那种神气，就象要自己动手拆圍盘的样子。

老潘急得直冒汗，心想：“早晚得这样，不叫 he 来看多好，真是……”

老潘正沒有主張，胖書記老俞过来了，拍着他的背，